

给淑兰的故事

王奕鹏 孙晋之 李正祈 著

曾经痴迷于左拉的小说集《给尼侬的故事》，为他的浪漫感到惊奇和震撼。此生未完成，总期待能于西湖湖畔，遇到那个叫尼侬的女子，为她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终于有一天，黄昏时分，我偶遇了一个有着纯美笑容，有着纯洁心灵的女子，她的名字就叫·淑兰·……

光明日报出版社

给淑兰的



王奕鹏

孙晋之

李正祈

光明日报出版社

6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淑兰的故事 / 王奕鹏, 孙晋之, 李正祈著.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12-2244-2

I. ①给… II. ①王… ②孙… ③李… III. ①短篇小
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8009号

给淑兰的故事

著 者: 王奕鹏 孙晋之 李正祈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高 迟 李壬杰

封面设计: 陈 思

策 划 人: 陈忠坤 林 琳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校对: 何婷婷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50(咨询), 67078270(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cs@gmw.cn lirenjiell11@126.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厦门千帆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厦门千帆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56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244-2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在文学的废墟上

赵传海

作为一个文学系毕业生，八零后的中学语文教师，似乎我的生活是与文学紧密关联的。可是只有中文系的人才知道，你选择了这个专业，就意味着彻底的与文学告别了。我所就读的那所大学中文系，传说曾执高校中文牛耳，诞生过所谓的“作家群”。但当我们踏入校园时，一切都已风流云散，名教授择木另栖，坚守校园的悄悄转向：文学研究淡化，文化研究凸显。在那个中国最商业化的大都市，中文系已经被消磨得没有了一点个性，和老师们一样，那些在中学怀着一腔文学梦的同学，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自己梦与理想的转型。我们基本不谈文学，文化思想历史哲学充斥着我们的阅读生活，从老师到学生，似乎我们一起守着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文学已经死了。文学系还存在，是因为我们还能偶尔徘徊在一个废墟上，一个由诗经屈原李白曹雪芹鲁迅构成的废墟上。

站到讲台上，我煞有介事分析的，是一篇篇课文，而不是文学——尽管我知道教材与课文只是课程的一部分，尽管教材很烂，选文很不靠谱。面对越来越逼仄的环境，你只能在小范围内小打小闹，做一点尝试，而这尝试的耐心与勇气也似乎在渐渐消退。我还会为偶尔惊艳出现的文学尖子欣喜不已，会呵护学生的文学梦想，会推荐给学生书目电影。一个学生回忆说，老师你在课堂上讲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时，眼睛里闪耀的

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悦；一个学生对我说，很幸运是你的第一届学生，因为在你高一一年的课堂上，我们看到一个“意气书生”与“愤怒的文学青年”。

奕鹏他们，正是我的第一届学生。2006年夏天，我来到厦门，面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那时的奕鹏们还是青稚未脱的初中毕业生，一晃眼五年过去了。因为种种原因，我只教了他们一年，而且他们还是我非班主任班级的学生，但就在这个班级，却颇有几个学生成为我的小朋友，现在还时常联系。说实话，工作第一年是很失败的，唯一可告慰的，也许就是交了这几位小朋友罢了。

在我的印象里，奕鹏是一个精力旺盛，头脑中想法千奇百怪，很有些“癖好”的学生。晚明张岱在《祁止祥癖》一文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在端方正统的师长眼中，奕鹏或许称不上好学生，但有深情有真气，绝对是值得结交的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或许正是从奕鹏身上我看到了那个被压抑的自己。

他率真可爱，不爱循规蹈矩。高中毕业后见到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海哥，当时都没怎么认真听你的课”——脸皮这么厚的人也会不好意思吗？我很想问，没听课，在干什么呢，写情书吗？在几个小友中，只有他会拍着我的肩膀说，海哥，什么时候喝一杯啊。有一次晚自习，我在他们班级值班，几个家伙搞来几瓶啤酒，在教室后面肆无忌惮地喝起来，我有没有被他们拉进去，已经记不得了，应该是有吧。嗜酒好文有古风，码字泡妞浪子情，看今天的奕鹏，大约可知当时已有端倪。

奕鹏也喜欢游戏，也曾多次向我谈起那些内容，偏偏我是一个对各种游戏都不感冒的人。大学同学曾花大力气培养我作为宿舍的后备牌友，但最后他们不得不绝望地得出结论：此人是牌痴。我以为奕鹏也会像大多数学生一样，随着高考的来临，会把游戏放一放，进了大学再昏天黑地地玩几年。没想到他却有始有终，为了心爱的游戏报考了相关的大学专业。知晓他的

专业选择，我哑然，随即又黯然。为了理想与兴趣报考某个专业，最后会不会变成我这个样子，与自己的喜好渐行渐远？将来我会看到一个平庸的程序员，还是一个伟大的游戏创造者？

当奕鹏、正祈和晋之将他们一篇篇文字传过来时，我内心的潜在忧虑被惊喜与震撼一扫而光。这样的文字当然还带着青春的质地，其明媚与忧伤也不出青春文学的藩篱，但已与通行的校园文学、网络文学和小时代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是说，奕鹏们已经在叙事的迷宫里进行探索了。那些故事，人物多少都有些似曾相识，但奕鹏尝试着把材料打乱，重组，运用叙事技巧，曲折传达自己的体验与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许讲故事的能力，最能考察一个人的写作天赋。本雅明说，讲故事是一门手艺。

当然奕鹏们的这种尝试还是在一些较为封闭的文本中进行的，有的地方还显得有些生涩，过于注重技巧，忽略了故事本身的可读性，有的地方模仿的痕迹较为明显。比如，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有时候要停下来“照顾”一下自己的经验：嗯，这个地方有古龙的影子，这里似乎又有博尔赫斯的痕迹……这种似曾相识的“相遇”让人生出些许欣慰：这几个家伙的阅读很客观啊。想想他们也还只是二十岁的年轻人，就有不少感慨从心中涌起。

“80后文学”“90后文学”，商业营销，市场叫卖，众声喧哗背后，还有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青春群体，他们愿意在文学废墟上重建一些东西，或者去发现一些被湮没的东西。最初我这些文字定为青春印记流年记忆，但随着阅读深入，它唤醒了深藏内心的某些隐秘情绪。其实，我倒希望这些文字放在抽屉里久一些，发酵的时间长一些，或许味道会不一样——这样的话出现在序里头，有点大煞风景。当然，奕鹏们愿意拿出来，并且希望我写点东西，我义不容辞。

2011年12月25日于厦门龙山

序曲

一个秋雨缠绵的夜晚，我躲在宿舍看塞林格的九故事，正好看到一篇《给爱斯美——怀着爱和凄楚》，我迅速阅读完，然后双手抱在额前，默默祷告了一番——每次阅读完一篇作品或者将要阅读完一篇作品我都会祷告，为得到的智慧和得到的感动——向真理祷告。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眉头皱了皱，十二点了还来电话，不耐烦地接听：“喂，午夜凶铃啊？”

“哥！”

是我妹妹淑兰，我语气顿时缓和了下来，倒不是因为我很疼爱她，而是因为她经常会动刀子威胁我。我叹了口气，删除沉浸在脑海中的爱斯美和凄美的故事，准备全身心对付这个可爱又古灵精怪的妹妹。

“哥，你又叹气！我不是说没经过我允许不可以叹气么，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

“在我没有女朋友之前你不让我叹气，那我岂非活得更加苦闷？”

“少贫嘴，明天给我去操场跑五公里，以示惩罚！”我顿时喜笑颜开，满口应好——一切，说说而已，当我真会去跑啊。

“妹妹，很晚了，快去睡觉！”

“睡不着，你给我讲故事吧，你不是经常编故事骗钱骗女孩子么。”

“我经常编故事不假，不过没骗到过个子儿，更别说女孩子了。你想听怎样的故事？”我伸了个懒腰。

“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青春校园，悬疑推理，生活思考，魔幻传奇，人性探索……”

“我都要听，最好要有点爱情，有点艺术气质，嗯……还是要凄惨的，对，最好是悲剧！”我吓了一跳，所有故事都要听，这是在挑战我么？但无论如何我总是不敢拒绝她的。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很晚了，想到淑兰明天还要上课，我说道：“我这里倒有几个故事，要推理有推理，要爱情有爱情，要有什么，而且都是悲剧，不过有点复杂，要说可要说一个晚上了，你现在去睡觉，我给你写下来看好不好？”

“好，一言为定哈！おやすみなさい。”

“おやすみ！”

我挂掉手机，喜笑颜开，拿起《九故事》继续阅读——一切，说说而已，当我真会写啊。

过了几天，妹妹打电话过来，语气不善：“哥！有一句话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听过没有？”我心中暗道：“我又不是君子，干我啥事儿。”但口里总是不敢这么回的，心中极速电转，却无论如何想不起答应过她什么事儿，正想婉转地套她的话，却听得电话那头淑兰娇声问道：“阿姨，食堂还有多余的菜刀吗……没关系，钝点也可以！”我吓了一跳，立刻想起故事的事，赶紧用最温柔的语言说道：“妹妹不要激动，不就是故事么，你知道，精华来自于时间，我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只剩二十多万字而已，过几天就给你送过去。”

挂掉电话，我叹了口气，给她讲怎样的故事呢？我想，她那么小，那么单纯美好，是不是应该让她更早地了解这个社会的复杂？在思虑了几个通宵之后，我还是决定为她写下了下面的故事……

目录

序：在文学的废墟上 / 赵传海

序曲

第一部：献给爱的故事

爱是什么呢？

自从亚当夏娃后，爱就在不断被歌颂，《圣经》当中有整整一篇《雅歌》在叙述这美丽的感情。爱有时候是淡淡的甜蜜，淡淡的期待，有时候是轰轰烈烈的拥吻，但也有时候是凄楚的分别。爱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也正是爱这样美好的感情，让灰暗的人间绽放出让上帝也惊颤的光彩。

现在，坐下来，品一杯醇美的咖啡，在美好的阳光中，感受这些故事的美丽吧。

第一夜：《Sakura》

Chihiro，你就像是一部电影，胜过一切大师的手笔 / 王奕鹏 - 2

第二夜：《怀着爱和凄楚》

把窗打开，这个故事需要一些寒冷。 / 王奕鹏 - 31

第三夜：《塔拉夏的故事》

我才不管什么塔拉夏，我只在乎你！ / 王奕鹏 - 39

第二部：献给人性的故事

什么是人性呢？

在我们生命的长河中，人性塑造着我们，又束缚着我们，它就像一部电影的片段，在你四周流转——政客在尔虞我诈，亲人在相互欺骗，人群在冷漠堕落，情人在背信弃义……我不忍心写下太多丑陋的东西，只希望你能体会些许的酸涩，以期从中得到一些感悟。

现在，坐下来，泡上一杯好茶，带上轻快的心情，体会这些不完整的人性吧。

第四夜：《什么骗了我？》

什么才是真正的骗子？是我心中的欲望？是我的单纯？是虚荣心？是无知？还是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骗了我自己？/ 李正祈 - 76

第五夜：《神曲》

隐藏一片叶子最好的地方是树林。/ 王奕鹏 - 89

第六夜：《独行》

因为遇见她，我开始痴迷于这绚丽多彩的世界。/ 孙晋之 - 118

第七夜：《情报》

三个浑身是血的青年，就这样发誓做一辈子同甘共苦永不相弃兄弟。/ 王奕鹏 - 134

第三部：献给青春的故事

麦芒曾说：“我这一生最大的过错在于，对青春，这唯一的知识，说过一句：再来一次！”我们这一生都会经历青春，青春在所有人的生命中都占有无可替代的一段回忆。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回忆年少，青春的记忆触动着我们的弦。青春是热血，是激情，是我们年少轻狂的真实的赞歌。

现在，坐下来，品味几口浓酽的美酒，带上你躁动的心，聆听属于我们的年少轻狂吧。

第八夜：黄昏之手

他们漫步在黄昏下，背负着属于罪的不安分。/ 王奕鹏 - 144

后记：回忆未来

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卑鄙、下流的生活！/ 王奕鹏

第一部：献给爱的故事



爱是什么呢？

自从亚当夏娃后，爱就在不断被歌颂，《圣经》当中有整整一篇《雅歌》在叙述这美丽的情感。爱有时候是淡淡的甜蜜，淡淡的期待，有时候是轰轰烈烈的拥吻，但也有时候是凄楚的分别。爱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也正是爱这样美好的情感，让灰暗的人间绽放出让上帝也惊颤的光彩。

现在，坐下来，品一杯醇美的咖啡，在美好的阳光中，感受这些故事的美丽吧。

第一夜：《Sakura》

这是一篇你所喜欢的言情小说，淑兰。这篇故事讲的是爱情，很纯洁美好的爱情，爱情是否真的需要轰轰烈烈呢？并不一定的，有时候平淡的爱情拥有更多的真善美。默默的奉献和爱也是幸福喜乐的。

爱情呵，是所有人都在歌颂的情感啊。

•Sakura^[1]

这家花店很大，但客人并不多，装潢得很精致。花店分两层，底下一层是许多中国的花卉，普通的玫瑰，牡丹，康乃馨等。一层和二层通过一条木质的旋转梯连接在一起。我在她的引领下走到二层。我没有立刻被花所吸引，无论它们散发着怎样的香味，因为我看到在二层窗口放着一架三角古典钢琴。

她微笑着说：“先生，您先自己看，我去给您倒一杯水。”

我四处看了看，二楼的花很美，是国外的或者国内的高级品种。我慢慢走到钢琴那边，在窗台上突然看到了它。是静冈县特有的杜鹃花。我呆呆地看着那株杜鹃花。

“先生，那是我最喜欢的花儿，产自日本……”

“产自日本静冈县，每年只开十天。对吗？”我回过头，看着她的眼睛。

“你怎么知道……只有这几天它才会开放，我特意让朋友从日本

[1] Sakura：樱花

托运回来的。”

我低下头，闻那花儿。

“先生，这花儿有一些毒性，您别闻太久……”

可是我已经沉醉在花香中了，也沉醉在过去的一段回忆里：

“别闻这花太久，她虽然很美很美，也很好闻，可是有……A-LEI……有病哦。”那天我也是这样在闻静冈县独有的杜鹃花，她站在一旁微笑着说。我抬起头来看她，说：“是有毒！不是有病，你中文还是很差啊。”

她歪了歪头，用手指轻轻敲击自己的脸颊：“虽然我不能理解，可是……可是我们回去吧，今天天气很好呢。”

她叫做星野千寻，是我在日本认识的女孩儿。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叙述，是不是不太好呢？我叹了口气，在这个寂静的下午，从开始处回忆。

……

那年夏天，我作为交换生，到日本静冈大学去学习。读软件工程，这一年在我生命中本不会留下多大的痕迹，但是遇到千寻，使这一年……不，那几个月，变得有不一样的意义。

我的日语非常差，只会基本的礼仪对话，所以在静冈大学中认识的日本学生非常少，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在闲暇的时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如果不是因为高阳，恐怕我这一年都会在实验室和琴房中度过。顺便提一下，我主修的是软件工程，但我很喜欢弹钢琴。

那个晚上，我呆在宿舍太久了，手又受伤，没办法去琴房，所以我打电话给高阳：“高阳，你在哪儿……”

“别烦，寡人正带着爱妃逛御花园。”

“今晚有活动不，捎上……我。”我字还没说出口高阳就挂了电话，然后马上又打了过来。

“Na Ni ?^[1]你刚才说捎上 A Na Ta Des Ga ?^[2]”高阳的日语很好，但是怕我听不懂，特地夹着中文。

“嗯。”

“A Na Ta 吃错药了？来这边三个月没见你出过门。”

[1] Na-Ni：什么

[2] A Na Ta Des Ga：你，疑问语气

“带不带？”

“等我几分钟，我送爱妃回后宫。”高阳来日本七八个月，换了好几十个爱妃了。我怀疑他要是在日本生活一辈子，搞不好真能整个后宫佳丽三千。

没想到真只等了几分钟他就冲进了宿舍，我吓了一大跳，以为兄弟关心自己甚于女人，一时虎目含泪，正要抱拳痛哭，高阳拿起我抽屉里的一千多日元又冲了出去，撂下一句：“Ba-Ga，忘记带钱了，先借你一些。”冲到门口又突然回头：“你怎么要哭的样子？”

“身在他乡，国不能忘！”我擦了擦眼泪，“此情深切，难以自抑！”

高阳说了一句 shit，出去找他的爱妃了。

把门关上，日本的风景很美，就算是在大学中也一样，我宿舍背后是一座山，回头望去，红色的花儿火红了一片。

稍晚一些的时候，高阳哼着日本小调回来了，他让我穿上我最帅气的衣服，最好打上点啫喱水，这样才能出去见人，我死活没答应，差点穿着拖鞋就出去了。原来今天晚上有个中日学生交流会。

那种交流会从来都不适合我这样不怎么爱说话的人参加，所以整个交流会有一半我都在品尝日本料理。偶尔抬头，看到高阳坐在一片女生中间给她们讲中国故事。

高阳见我一人埋头闷吃，大概想到我是他带来的人，这样会让他没面子，故而怒气冲冲地杀过来：“小子，你来这边干啥的？”

“吃寿司，三文鱼寿司不错。”高阳差点用日本豆腐砸死我。他放低声音说：“这边的女孩儿都很好接触，找个聊聊，你不是想提高日语么。今天晚上要没弄到一个女孩儿电话回去，你信不信我不让你进宿舍门。”

我信！于是高阳满足地继续编故事骗女孩儿。我试着想说的话，在往嘴里塞了三块三文鱼寿司，心满意足之后，也就将注意力转到旁边一个女孩儿身上。

“Wa Da Shi Wa 江帆 Des , O Ne Ka Shi Ma Su !^[1]”

那女孩儿看了我一会儿，她大概没见过这样吃三文鱼的人。过了一会，她站起来说：“Chihiro Dei Su……”然后弯下腰，朝我鞠躬。

[1] 我叫江帆，请多指教

我对日本女孩子的印象大多来源于日本动漫和日本某种非常博大精深的动作片。所以我一向认为日本女孩都非常非常温顺可爱，这个女孩子至少证明了这一点。长长的头发披在肩头，就算没有打理过也那么可爱。我突然有点紧张，一时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很尴尬地看她，Chihiro 是什么意思？吃海螺？这女孩儿也会说中文？我迅速搜寻脑海中所有的日文词汇，说道：“Me Ya Me Wa Chihiro too……”意思是我也喜欢“吃海螺”——我认为是这个意思——同时站起身子，按照日本礼仪也朝她鞠躬。

高阳正在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听到我说这话，一口汽水喷出来。而这个叫 Chihiro 的脸瞬间红了。

总而言之，我就是那么认识千寻的。我到后来，通过高阳的翻译才知道她叫星野千寻，Chihiro 是她的名字，不是“吃海螺”。

我开始和她尝试着交谈。千寻也会说中文，但是很生涩，和我说话日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似乎看出我不太会日文，就用带着很重的日本腔说：“我叫千寻，我喜欢中文，如果……可以，你能教教我吗？”

高阳一直在关注我这边的发展情况，听千寻说这话，死命朝我眨眼，连旁边一个女孩问他“好色”是什么意思他都没理——当时他正好说到隋炀帝的事。

事实上我已经很佩服千寻了，至少她能完整地说出一句中文，我到现在只能完整地说日文的“好的”。所以我就说了“好的”。

“Hai！”

千寻露出很迷人的笑，她欢呼：“Man Zai！^[1]”

真是可爱的女孩子呢。她的欢呼让我不那么紧张了，渐渐能组织逻辑，用半生不熟……不对，用半身不遂的日语同她交谈，偶尔穿插几句中文她也能听懂。

我最终没能要到千寻的电话号码，倒不是因为我忘记了，而是我实在不知道“电话”用日文怎么说。那一晚我在宿舍门楼前的石凳上坐了一晚——高阳一向说到做到。

之后过了一个月我都没有再见到千寻。高阳依旧天天出去为后宫三千佳丽努力着。而我，早上上课，下午编码，然后去琴房弹琴，晚

[1] Man Zai：万岁

上再编码——标准的程序员生活。

那天下雨了，是日本那个季节难得的大雨。雨声扣动我的心扉，使我无心编程……这样的雨天上帝也不会允许我编程浪费生命的吧。所以我决定去弹琴。

冒着大雨冲出宿舍。

“江桑……没带伞吗？”大雨中传来很甜美的声音，我一时想不起是谁。一个窈窕的影子从雨中走入我的视线，撑着一把蓝色的伞。

“吃海螺？”

Chihiro 微笑着，把伞递过来。在我脑海中，男人之所以为男人，最重要的是因为男人不是女人，所以一切都得让着女人，这就直接导致了以下的结果：就算天上冰雹或者刀子也不能接受女孩儿递过来的伞——标准的程序员逻辑。

所以我用自认为很经典的话委婉地拒绝了她：“我在 kiss the rain，不用伞的，A Ri Ga Do Go Sa I Ma Su。”

“A No……江桑很 Romantic。你要去哪儿 kiss the rain 呢？Anne's world land？”

浪漫这玩意儿对一个程序员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比如一个女孩儿送一个程序员一朵玫瑰，大多数程序员会诧异地问：“诶？花盆呢？”所以我很庆幸我还有弹钢琴的爱好。我想告诉千寻，我要去琴房，可是“琴房”的日文对我太难了，“琴房”的中文对千寻又太难了，我只好折中。

“I want to go to the place where have the piano。”

“我也要去琴房呢。”

看来千寻的中文远比我想的好。

“千寻也会弹钢琴吗？”

“嗯！我自己学的哦，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弹所有我喜欢的音乐，那样可太美了。”那时我们正好走过横穿静冈县县立大学的一条河，千寻举着伞，半边身体淋湿了，可是她说起钢琴的时候很兴奋，湿湿的头发沾着她的脸颊，梦幻般的美。

“水边的星野千寻……”